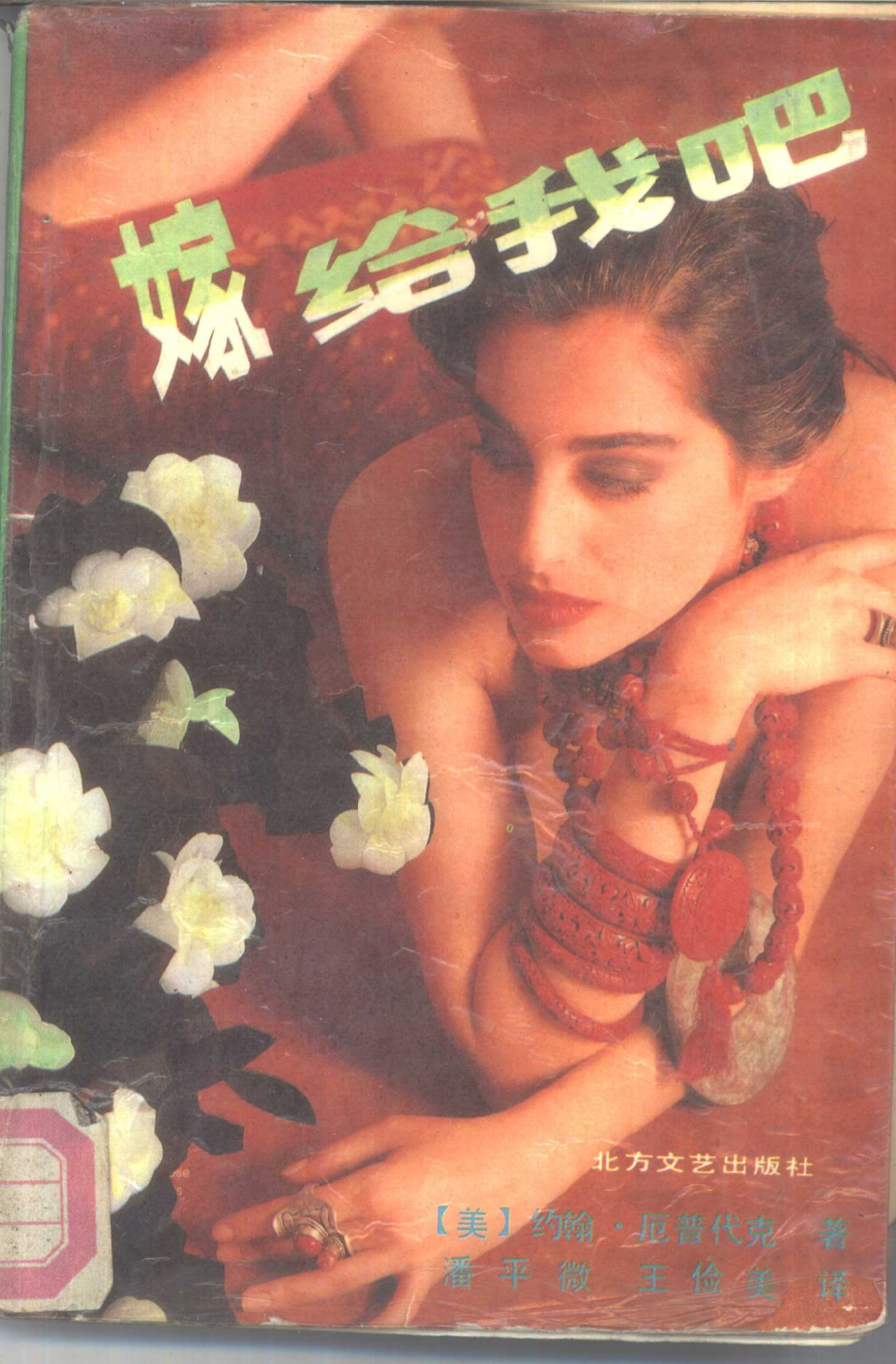


嫁给我吧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woman with dark hair, wearing a red traditional Chinese garment and multiple red beaded necklaces and bangles. She is looking down with a soft expression. To her left is a bouquet of white flowers with yellow centers.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, reddish-brown color.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【美】约翰·厄普代克 著
潘平微 王俭美 译

嫁给我吧

[美]约翰·厄普代克著

潘平微 王俭美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嫁给我吧

[美]约翰·厄普代克著

潘平微 王俭美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嫁给我吧
jià gēi wǒ ba

(美)约翰·厄普代克 著
潘平微 王俭美 译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江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北方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9.5 插页 字数 204千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

统一书号: ISBN7-5317-0306-6/1·307

定价: 3.90元

内 容 简 介

女主人公莎丽，虽已届而立之年，却没有获得过真正的爱情。而男主人公杰利，却也仅仅有个妻子而已。

于是，这一对男女相互坠入爱河，去追求更完美，更纯洁，更富于柔情蜜意的爱。

他和她虽然达到了追求，忘记了世界，但世俗的偏见和男女自身的弱点，也给他们带来了无边的烦恼。

作者以清新淡雅又有点玩世不恭的笔调，纵情地描写了人与大自然溶为一体的浪漫景色。成功地描写了当代西方中年人对生活和爱情的追求与理解。

但由于作者所处的国界和民族不同，书中部份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令我们不能苟同。但为保持作品原貌，我们未作删节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温热的醇酒.....	(1)
第二章	等 待.....	(12)
第三章	露丝的反应.....	(73)
第四章	理查德的反应.....	(196)
第五章	怀俄明之旅.....	(283)

第一章 温热的醇酒

古老的康涅狄格海岸线上的沙滩依稀可见。一条狭长的柏油路，拐弯抹角，修修补补，勉强可以通向沙滩。在大多难以辨认的拐角处，矗立有一块小小的路标，木制的箭头用印第安语写着去沙滩的路该怎么走，只不过有的已经风化，有的则被埋在杂草堆里。这一男一女曾在这里初约，那可是田园诗般温和得不可思议的四月里的一天啊。那天，杰利迷路了，迟到了半小时。

今天，又是莎丽比杰利早来。杰利去买了瓶酒，还想买个瓶起子，没买到，给耽误了。莎丽那深灰色的“沙勃”牌小卧车已歇在停车场最里头的角落里，好孤零的一辆车啊。杰利放慢了他那辆老式“信使”篷车的速度，向“沙勃”滑行而去，满心希望能看见她坐在方向盘后面等着他。他在车里放出雷·查里斯演唱的那首《走向迷惘》。

“每一个梦

都只给我带来痛苦……”

这是她特意为他灌制的。他甚至都想好了怎么叫她钻到自己的车里来，跟他一起听音乐：“嗨，喂，快来呀！听一支好曲子！”他老是爱用小青年的口吻跟她说话，不时夹杂几句嘻皮士的俚语、几个童稚的单音节词。收音机里飘逸的歌声，对他来说是意味无穷的。他一边听着，一边驶近他们幽会的地点。他要与她分享这乐曲的美妙，然而他们很少在同一辆车内倾听。一周又一周，颤抖的歌声，象蜚蜚般弥散

在空气中了。

“沙勃”车里空荡荡的，不见莎丽的情影。她一定是爬到沙丘上边去了。沙滩的形状很不规则，坦荡的冲积沙滩呈弧形，或许有半哩长，两头堆满了大块黄黄的、带条纹的岩石，象是分界线。从就近的那堆岩石上看过去，高高的沙丘、微微隆起的沙滩和一条小径相组合，仿佛一座庞大的天然庭院。凹凸不平的洼地和沙脊，使这一带的地形显得扑朔迷离，叫人难以捉摸。他俩每次都找不到确切的上次来过的地点。

他急匆匆地登上眼前陡斜的沙丘，甚至来不及脱去鞋袜。他这样小跑着上来，气喘吁吁，倒似乎挺有趣儿：给他一种青春再来的滋味。初恋时节，他好象老在跑步，忙里偷闲，成了追赶时光的人，把一分一秒都攒到这空前的、不容置疑的第二生命中去；他戒了烟，要使自己的亲吻清新爽口。

杰利爬上沙丘的高地，还是不见她的踪影。这儿荒无人烟。下边空旷的停车场上，除了他俩的汽车，零零星星才停了四五辆车子。若在其它月份，这个停车场就拥挤不堪了，木板搭的快餐部和淋浴室充满了生机，到处是紫铜色的躯体和流行音乐，烫热的沙丘没法住人。可是眼前的沙滩还残留着冬天的颓败景象，似乎被大自然刚刚荡涤了一番，还不曾得到人们的青睐。——是她在喊他！那声音在冷嗖嗖的空气中象鸟语鸣笛般传过来。“杰——利？！”这是略带疑虑的声音，好象只要她看见个人影，就断定是他似的：“杰利——嗨——！”

杰利转过身，看见她穿着黄灿灿的三点式泳装，正站在上面的一个沙丘上。她下来了，双眼紧盯着脚下，免得滩头

杂草扎了她光着的脚丫儿。她看上去白里透红，皮肤被太阳晒出红斑点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俨然是个羞臊的、属于沙滩的尤物。她的胳膊和腹部滚烫滚烫，而稍稍弯曲着的后背却是凉浸浸的。她一直在做日光浴。“喂，你来了，我很高兴呢。”她娇喘微微，由于兴奋，每说一个短语，声调便提高一点。“我一直在这里等你，一帮讨厌的男孩光着膀子，围着我吵吵嚷嚷，我被吓得够呛了呢。”

好象他说话的方式总有一种化险为夷的魅力，他便不用嘻皮士的口吻，而改用一种优雅的口气说道：“我可怜的、勇敢的女士，是我让你蒙受这样的危险了，真抱歉，我来迟了。听我说，我去买了瓶酒，后来还想去买个瓶起子，而那些十足的白痴，那些诺曼·洛克威尔人种，乡下小铺子的店主们偏偏要卖给我一把钻。”

“一把钻？”

“说对了，就象那种没有拉条的手摇曲柄钻。”

“你身上这么凉。”

“哪象你一直躺在太阳底下。你又要去哪儿？”

“上面——来呀！”

杰利蹲下，脱了鞋袜，跟她上去了。他还是城里的那身打扮，西装领带，拎了个纸包，装着酒，象个带礼物回家的公务员。莎丽已在这儿把她那条红黄相间的格子毛毯铺在干净的、除了她自己的脚印没有任何人踩过的洼地上。杰利看到了那群男孩，他们离这儿有好几个沙丘远。正紧张地偏着脑袋注视这边，那样子真象一群展翅欲飞的海鸥。杰利大胆地盯着他们看，轻轻地对莎丽说：“他们还小，不象是要伤害人的家伙，不过你想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吗？”

他感觉到她在他肩膀上点了点下巴。这种点头方式是她

独有的，那快速的、小鸡啄米似的动作代表了只有她能说的一个词，是的、是的……。这是他独自发现的她的癖好之一。

与她分开独处时，他还暗暗地模仿过呢。他把她的毯子收拾起来，还有镶边的沙滩拎兜和莫瑞维亚写的一本书，都塞到她那暖融融的胳膊下。他们上了第二个沙丘的斜坡，他伸手把住她光溜溜的手腕，稳住她，同时要让那群小子知道，她是属于他的。他们狼狈地呼叫着四散逃去。

与平常一样，杰利和莎丽上上下下地走着，一会儿下到崎岖不平、两边尽是野果丛的小路，一会儿又要在陡坡上滑行，哈哈大笑，尽情欢乐。要寻找一个理想的窝儿，要找到上次来过的那个地点，但是，跟前几次一样，他们怎么也找不到，最终只能随便找个地方把毯子铺开，当然是在干净沙地的凹陷处。转眼间，那里便要变成一个美妙的去处了。

他在她前面坐好，摘了领带，脱掉外套、衬衣和长裤。

“哦，”她说：“你穿游泳裤了？”

“该死的早晨，”他说，“每次感到裤门拉锁咬住肚皮的时候，我就想，‘我要去见莎丽了，我要穿着游泳裤去见莎丽了’。”

他让自己裸露的肌肤在空气中尽情地享受。他站起来，环视一周。别人看不见他们，他们却能看见下面的停车场。令人眩惑的海湾紧紧地环抱着这儿的沙滩和长岛，碎银似的浪花闪闪发光，汹汹地冲撞在破碎不堪的带条纹的礁石上。

“爱，来吧！”她躺在毯子上说，“来瞅瞅我穿了你的游泳裤，怎么样啦？”

是的，是的，这种触摸——肌肤和肌肤的触摸，伸胳膊展腿，赤条条地躺在阳光底下……阳光使他那紧闭的眼睛沉浸在红光之中。她柔腰的一侧和乳白的肩膀暖洋洋的，她那可

人的美妙的双唇渐渐融化在红润之中。微微颤栗。

他们觉得不必太急，这或许是他们之间——杰利和莎丽之间，作为原始的男人和女人、亚当和夏娃之间最庄严、最神圣的的确证。他们都不曾那般激动，那般骚扰——不至于那么快就倦软，就偃旗息鼓。

他们的肌体还在寻寻觅觅，还在不断地开展着，伸张砥砺。尽量要以最舒适最舒畅的姿势，使他们在激情勃发时更为悠游自得。

她松软的秀发一绺绺飘散在他的脸上，象拂地柳枝，翩翩地婆娑着。安宁的感觉，已经到了久已允诺过的静谧之中心的感觉涌上他心头，睡眠朦胧，自然舒畅，羽化登仙，就在他的脚背紧巴巴地把她那懦弱的脚底往上拱的时候，“真是不可思议啊，”他说。他仰摊着脸，完全浸润在阳光中，红霞淹没了他的眼睑。

她那软唇贴着他的脖子，喃喃细语。脖子上遮有砾石般的阴影了，给人以微凉的感觉。她也感觉到了，尽管这是他的感觉。“值得的，”她说，“这样惊心动魄，值得的，一切的等待，一切的障碍，一切的谎言，匆匆忙忙，随后你来到了，值得的，”她的声音越说越低，声轻如蚊。

他试着睁开双眼，有两个比月亮要小得多的圆圈圈、非常柔软的东西遮住了他的双眼，那是她下坠而摇荡的乳房。

“你不在乎吗？”他问道，眼睑由于颤动而反射的紫光又眯起来了。“你不在乎我们将要造成的痛苦吗？”

仿佛投下了一勺化学药剂，她原本紧迎着他的、熨贴的躯体瞬间改变了姿态。她那蜷曲的光滑的大腿从他身上抽出，很不情愿地、唐突地吆喝道：“喂……酒怎么样了？都快发热了吧？”她从他怀里一骨碌挣脱出来，坐着，把脸上的

头发往后掠了掠，扑闪着眼睛，用舌头把唇上的细沙吐掉：

“我带了些纸杯，我料你是想不到的。”这点小小的远见让她占有了，她得意地舔了舔嘴唇，笑了。

“是呵，我还没有罐头起子呢，而实际上，小姐，我不知道自己都有些什么了。”

“你有你自己，这是我没有的。”

“不，不，你有我。”他变得神经质起来。他跪着挪到放衣服的地方，从纸包里取出酒瓶，酒瓶上画着一朵玫瑰花。“我终于找到可以打开它的地方了。”

“那儿有块石头。”

“你也想到了？让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手心里打个粉碎吧！”

“小心点。”她说。

他拿瓶脖子在一块剥蚀了的、褐色岩石的边角上碰了碰，没用；他又使劲叩了一下，瓶子叮当一声，他觉得自己脸上涌起一阵红潮，低头看看那破碎的瓶嘴，里头的酒在轻轻晃荡，象个深深的、圆柱体的小海洋。她跪着爬到他身边来，惊叫道：“噢——”。她略感吃惊，这么多的酒暴露在一个破瓶子里。她说：“看上去真伟大。”

“纸杯在哪儿？”

“我们别用纸杯了。”她从他手里一把夺过瓶子，熟练地将破碎的玻璃瓶口对准她的小嘴，一仰头就喝上了。他的心揪紧了，好象有什么危险要降临似的，但她很快放下酒瓶，很是兴奋，并没有划破什么。“好，”她说，“这样喝没有纸味儿，是原味儿。”

“酒都温乎了，太糟糕了，”他说。

“不，”她说，“温酒才是好酒呀。”

“我想，只是比没有酒好一点儿罢了。”

“我是说好极了，杰利。你为什么从来不相信我？”

“听我说，我一直是相信你的，”他夺过瓶子，也模仿起她来。他把头往后一倾，被太阳晒过的脸色和窜上酒劲的红晕融合在一起了。

她喊道：“你会割破鼻子的！”

他放下瓶子，眯起眼睛看她，说这酒晃晃荡荡的。

她微笑着说声：“瞧你”，便在鼻梁上勾一勾，那白皙的手指尖上就有了一点血迹了。她给他看：“噢，”她说：“我早就知道要割破你的鼻子，怎么会割着你的呢？”

他们都回到毯子上来，拿纸杯喝开酒，以后又各自从对方的嘴里啜酒喝。他溅了点酒星在她那美丽的裸体上，旋即就把它舔干了。他不失时机地、又有点迟疑地问：“……要我吗？”

“是吗，要这么急巴巴的吗？一直会要我吗？”她莺舌百啭，轻声细语。

“周围没人，我们藏得很深。”

“要……这么匆忙吗？”

他在那修长的双腿前跪下，缓缓地脱下她那点黄色泳装。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了卖鞋小贩——孩提时代，他曾为那些为了永生而跪着拖住别人脚跟的人发愁，也曾怀疑他们是否被人们所需要。

尽管莎丽结婚已经十年了，而且在杰利之前也曾有过些情人，杰利还是觉得她做起爱来依旧象个处女，麻利而风迷。而与自己的妻子呢，却常常有种腐败的感觉，不得不做出颇费脑筋的、富有创造性的努力。与莎丽在一起，总是那么

富有情趣，她是那样纯真，那样惊鹿儿似的，一次又一次，她总是这样欣然接受。她的脸颊泛着潮红，那样的销魂荡魄，上唇微微颤翘，在阳光下渗出汗珠；她的皓齿亮闪闪的，如明镜一般，呵，是一面蒙着迷雾的明镜，他扪心自问，这是谁？他追抚往事，呵，她是莎丽！他闭上眼睛，嘘口气，吹进她那温柔的喟叹声中。他们做爱了，一种异常强烈的快感在摇摇曳曳地增大、膨胀，……响声，穿云裂石般的响声渐渐消退到平静的喘息声中，他说：“在户外更好，是不是？能得到更充足的氧气。”

他觉得她在他肩膀上爆豆般地点着下巴。

“……现在要离我而去了么？”她怨怨艾艾地问。

他躺在她身边。她扭动着身子，穿上点什么。他想抽烟，真的，那可是对她的背叛。这样的酣畅，充满了感激之情，广袤的天空，一望无际的海上奇观，这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呵！……他为自己退回到那个玷污了的旧我感到惭愧。他把最后一些酒灌到纸杯中，把空瓶嘴倒插入沙地里，象个纪念碑似的。

她俯首看了看那空空的停车场，问道：“杰利，没有我你可怎么活啊？”

“没有你我也一样，大部分时间不是活着。”

“咱们别谈这些了，不要浪费我们的好时光了。”

“行啊，”他拿走她正在看的一本小说，说：“你看上这家伙啦？”

“是呀，你不喜欢吗？”

“不至于。我的意思是，写得不真实，不过——”他拿着书晃了晃，随手扔在一边，“书上写的真有那么回事吗？”

“真的，我想他是挺不错的。”

“很多事情你都觉得不错，是不是？你以为莫瑞维亚是不错的，你觉得温酒也不错，你觉得做爱也挺好，是吧？”

这会儿她迅速地瞥了他一眼：“你介意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喜欢这样。”

“不，我有时不相信我自己，你以为我并不单纯，我倒是挺简单的。我就象——”明喻对她来说是不容易的，她看问题都凭直觉，“象那个破瓶子，我没有秘密。”

“这个瓶子很美。瞧阳光下那些破碎的曲线，倒象小小的带齿的银盘，一圈又一圈。”他作了个手势，还是断不了抽支烟的念头。

只要他们间的距离有点拉开的趋势，她就会嚷嚷起来，“喂——”

“嘿——”他低沉地应道。

“喂，”她回应了一声。

“宝贝，你干嘛要在第一个地方跟他结婚呢？”

后来她告诉了他，终于以前所未有的坦率全盘托出事情的原尾。她抱着膝头，吸饮着温酒，说得那样楚楚动人。她温文尔雅又那般漫不经心地诉说着二十世纪的故事——她自己的婚姻史。而他总是淡淡地笑着，吻着她那裸露的弯曲的腰肢，“……由于我总是学骑马，那一个也流产了。于是他送我去化验，那该死的化验员，杰利，你会喜欢他的，在许多伦理道德上，他象你——告诉我吧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我总是努力去做男人们要我做的事，这是我致命的弱点——他对我说，‘这次你会有了，’哦，天！我于是真有了。我都搞糊涂了，有时我觉得我正怀着的是化验员的孩子。但偏偏不是，是理查德的。……于是我又有了，看来我好象必得再有才行，以便补偿头一个。可这完全是两码事。”

“你知道我是怎么生我那些孩子的吗？”他说，“一直到有一天晚上，露丝说了些什么，我才真懂了。你知道，她是信奉自然分娩的。生下琼纳对她来说是相当痛苦的。那以后，我们又有了两个，于是很精于此道了。”

他希望莎丽会发笑，她真的笑了。突然之间，他们都滔滔不绝地说起来，祈望把口袋里能找到的一切秘密，那些伤心的秘密在欢畅的笑声中倾倒一空。她比他有更多的秘密，交流中的不平等使他颇为不满。一圈更长的阴影爬上他们所在的这个沙谷了，他吻了吻她的手腕。并不抱什么希望，却企图摆平这种位置，他承认，“我与露丝结婚是件很糟糕的事情。确实，假如我为了金钱而结婚就更糟糕了。我娶她是因为我知道，她会是个好妻子，而这就是她的一切。上帝啊，真对不起，真抱歉，莎丽。”

“别伤心，我爱你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爱你。我怎么能不伤心呢？我们能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象现在这样再深入一步好吗？”

“维持不下去的，”他挥了挥手，凝视着，好象要把自己遮掩起来。“该死的太阳维持不了多久了。”

“不要太伤感了，亲爱的。”

两人都屈着膝，开始收拾东西。该动脑筋编些攻不破的谎言了，回家好搪塞呀。她看上去如此的娴静、驯良，他的莎丽，在沙滩反光的照射下，她那白亮的银发披散下来，仿佛是以一种小心翼翼的虔诚来做这些事——收拾东西可是他们俩之间唯一的家政啊。他懊恼地抱紧了她，这是这一天的最后一次拥抱了。他们的一切拥抱似乎都是最后一次。她长

跪着靠在他身上，几乎是懒洋洋的，把身子倒伏在他身上，双臂绕着他的腰背。她的双肩暖融融的，他的嘴唇在她的香肌滑肤上磨蹭着。“亲爱的，我处理不了，”他呜咽着说。她轻轻地点了点头，他们的躯体颤动起来，我懂，我懂。

“喂！杰利，从你肩膀上，我能看见海湾啦，那儿有只小帆船，一个小镇，那么遥远，海浪涌起来，撞在礁石上，阳光这么好，美极了。不，别把头转过去，相信我。”

第二章 等待

“再见了！”

“别对我说这个词，杰利，请你别说了。”莎丽的手腕酸痛了，拿电话听筒的时间也实在太长了，这会儿她的整个前臂都开始发颤了。她把听筒夹在肩和耳朵之间，用另一只手给彼得扣皮带。最近几个月，他已学会自己穿衣服了，只是不会扣扣子，她也难得心不在焉地夸他几句。可怜的孩子，他在那儿站了有十来分钟，等着妈妈说完话。等待，聆听，等待，观察，他脸上隐约闪现出警惕的表情来。莎丽哭了，就象她要吐那样来得平和，她咬紧牙关，想止住哭泣，不让哭声传入电话。

“喂，别这样，”杰利尴尬地笑了，他的声音模糊而遥远：“才两天嘛。”

“别说了，该死的。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，别说了！”我发疯了，她想，我是个疯女人，他要恨我了，一想到她已为他作了这么多牺牲，他还会恨她，她便愤愤不平起来：“要是你只会笑话我，也许我们该再见了。”

“哦，上帝，我不是在笑你，我爱你，我恨的只是不能在那儿安慰你。”

彼得挨得更近了，想让她扣上另一条带子，她从他的呼吸中闻出了“救生艇”牌糖果的味儿，“你从哪儿弄来的糖？”她问道：“我们早上是不吃糖的。”

杰利问道：“谁在那儿？”